

从内罗毕到深圳

一个美国人的东方罗曼史

NAIROBI
TO
SHENZHEN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芬芳美丽满枝桠

又香又白人人夸

让我来把你摘下

送给别人家

茉莉花呀茉莉花

.....

[美] 马克·奥巴马·狄善九 著

Mark Okoth Obama Ndesandjo

韩慧强 / 译



从内罗毕到深圳

一个美国人的东方罗曼史

NAIROBI
TO
SHENZHEN

[美] 马克·奥巴马·狄善九 著

Mark Okoth Obama Ndesandjo

韩慧强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Nairobi To Shenzhen

Mark O. Ndesandjo

© 2010 Mark O Ndesandjo

This edition publishend 2009 by Aventine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内罗毕到深圳/(美)狄善九著;韩慧强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483-8

I. ①从… II. ①狄…②韩… III. ①自传体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7252 号

责任编辑:王瑞琴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李 博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56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625 插页 6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978-7-02-008483-8 定价 3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本书的作者是混血儿，父亲是个聪明然而却时运不济的肯尼亚留美学生，母亲是个美国白人，而这部充满激烈的情感搏斗的作品便是作者对自我身份的追寻。

——《华盛顿邮报》

● (全书)充满了敏锐的观察、深刻的反省以及13亿沉甸甸的思索，时而显露出聪慧的颖悟……读者自可从中获益良多。

——《凯恩斯媒体杂志》

序 言

本书中所描写的人物、事件均属虚构，倘若书中人物、事件与某人的性格、姓名或经历相似，那也纯属巧合，并非作者有意冒犯。而对本书所涉及的真实人物、事件，作者均采取严肃的写实主义手法，这些人物、事件与那些虚构的人物、事件绝不相涉。

倘若没有家人和亲友们的帮助，如今便不会有这本书的面世。在此，我尤其要感谢姨妈、巴拉克、格蕾塔、希拉里、尤恩·达、卡尔、莉莎、马克、保罗、我的父母、雷吉，以及许多其他的朋友们。

感谢我情深意笃的妻子，她在我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既鼎力相助，又提出过诸多宝贵的建议。

谨将此书献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并以此纪念我的弟弟戴维·奥皮沃。

马克·奥巴马·狄善九

2009年 于深圳

第二版序言

亲爱的读者：

最近，拙著《从内罗毕到深圳》在世界上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小时候在内罗毕遭遇的家庭暴力问题上。而在许多家庭里，这一问题通常是秘而不宣的，即所谓家丑不可外扬。然而，本书的出版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有许多读者向我表达了他们的理解，支持我将这一话题拿到桌面上来讨论。

尽管我远在中国，并未直接接触到美国的媒体，不过，我仍能感受到自从11月^①本书发行以来，这场论辩激烈到何种程度。在中国，人们似乎也更加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存在。最近，我应邀参加了一个关于家庭暴力的研讨会，我得知，目前，暴力在中国的家庭中所占比例已上升至35%。与会者仅仅将家庭暴力定义为一个家庭中父母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所发生的身体伤害，依我看来，家庭暴力还应包括那些极端的情感虐待。拉里·金^②主持的一档节目也指出，暴力在美国的家庭中所占比例同样很高，或许比中国还高。

① 即2009年11月。

② 拉里·金(Larry King, 原名Lawrence Harvey Zeigler, 1933—)，美国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

《从内罗毕到深圳》还涉及其他方面，或许是更重要的方面，诸如新旧两个中国的对比，主人公戴维到远东来寻梦，以及公益、志愿活动的所传播的影响——实际上，这方面的内容也并非微不足道。

虽说这是一部虚构的作品，实则与我本人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其中的许多细节刻画仿佛就是我个人成长的传略，将帮助他人作为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手段。虽说我对这一点的认识是逐渐清晰起来的，不过，当我启程前往中国时，这一看法在脑子里已十分明朗。尽管在我看来，每个月拿出几个小时给孩子们上上钢琴课，这再正常不过了，不值得大书特书，不过我想，本书对这一问题所给予的特别的关注亦将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类活动中来。我记得有个周末，我的一个学生——目前，他在一所大学读书——打电话对我说：“马克，我现在免费给孩子们上课，每个星期天都上。”我能感受到他说这话时的那份自豪感。助人为乐虽是小善，但却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感染那些志同道合者。

最后我想说的是，此次再版更正了第一版出现的一些排版方面的错讹，以及作者的某些知识性的疏漏。我要特别感谢那些勤奋的朋友和读者们——为我更正书中的错漏之处。

马克·奥巴马·狄善九

2009年12月于深圳

香格里拉纪行

在香格里拉，落照用金屑
将裸露的林莽尽情地涂染，
脚下，浮云倒映着夕辉，
如同燃着的大火，光明烛天。
彩虹高挂于峰顶，然而你
进退无门，只好一力承担。^①
当我摒除了内心的孤独，
你便是莹澈万物的内在光焰。
倘若今生并非仅为攫取，
生之真谛只在躬身履践？

——马克·奥巴马·狄善九

① 彩虹高悬于两峰之间，因而，作者由此联想到进入或退出的门。另外，根据爱尔兰人的传说，彩虹的尽处埋藏有黄金，因而彩虹又常常象征着成功与光明，作者以此预示了本书的主人公戴维来到中国，将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目 录

CONTENTS

I	寻觅伊始	002
II	城市与学校	020
III	舞者	052
IV	孩子们	082
V	春的到来	114
VI	和好	158
VII	病痛	204
VIII	接受	236
IX	贝多芬与中国茶	258
X	爱	296
XI	丽江	318
XII	旅行开始	354
XIII	曾睿	386
XIV	尾声	414

我会一直记着母亲离开我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我大约才五六岁吧。早年发生的许多事情如今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可有些还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昨天才刚刚发生过的那样。我能想象得出母亲和父亲都说了什么,而我又是怎么说的。我几乎能分毫不差地记得母亲跟我说“再见”时那副泪流满面的样子。

——父亲的日记

I 寻觅伊始

是恼人的忧虑把他从睡梦中唤醒的。

他揉揉眼睛。窗外，秋风窸窣窸窣地吹动着干枯的树叶。远处，你瞧得见聚积在莲花公园上空的一团团乌云；更远处，透过清晨的雾霭，一座座起伏的丘峦如同柔软的绿枕，围绕着这座城市。时间还早，鸟儿在这个时候还未啼鸣，它们仿佛正默默地祝福着。他听得见落叶的声音。一阵阵哗哗啦啦的落叶声拂过他的胸膛，很像是在洗淋浴，那股甜美与苦涩的劲头相生相伴，既让他感到满足，同时又不禁令他悲从中来。这种发自内心的触动如此深刻，他深深地沉溺在这阵悲凉的况味中，竟仿佛与一个万念俱灰的人一般无二。

不过，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声音似乎在说：振作起来。前进。要认清什么是身外之物。追问与辩难如同一对相知已久的朋友，因为他是个聪明人，也知道该怎么反击任何不同的见解。然而，面对这个声音——前进……身外之物——他无言以对。

眼下，我已走到了人生的中途。一些混杂的语句，一缕缕破碎的思绪，一时间，所有这些都浑浑噩噩地在他的脑子里一闪而过。但困惑还在。我如今已不再年轻。能去哪儿呢？我怎么竟鬼使神差地跑到中国来了？每当这个时候，其实你知道该怎么办，然而要付之行动，恐怕还得

等一阵子。你的决定正处在幽暗之中，无声无息，还不曾定型，非要等到某个事件的发生。比如说，社会上的什么事把你弄得善恶难分好坏不清，或者某个至亲的人故去，或者一位好友提出忠告，甚至一个孩童的率真的讥刺，才终于使它陡然变得清晰起来。或许它等待的只是一个安谧的秋日清晨那簌簌的落叶声。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浸透着孤寂与落寞。

不能入眠，可意识也未真正清醒。他徘徊在这二者之间。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可他分明感到了内心那股不安的撞击。我已走到了人生的中途。在生命的旅途上，你总能碰上这样的时刻，这时，你不得不把每件事都搁下，重新给自己个评价。这种内心的骚动是如此深刻，就如同一颗跳动的心脏，永远也不会止息；还像无止无休地拍击海岸的浪涛，既不可言喻，又坚持不懈。它还像在苍茫的海面上鸣响的雾角，把人从睡梦中惊醒。你知道你必须找出一条路，否则，你就将在大雾弥漫中迷失方向。

昨天是他的生日。要不就是前天。他拿不准。“这阵子，我们的朋友少了。”那天，他跟继父在电话里讨论生日现象，继父说。他的回答全不相干，可他知道那个人话里的意思——随着时间的流逝，生命变得益发可贵了，尽管从生理上说，它正离你而去。

他静静地躺在床上，胸中氤氲氲氲地翻滚着那团纷乱、浑茫之气，实在不大受用。然而在眼下孤身独处的境遇中，他倒乐意尝尝这种难受的况味。他觉得这种又苦又甜的感受或许能给他些刺激，叫他有所行动。

他记得但丁在《地狱篇》里有这么两行诗：

我们愠怒，心中蕴藏着郁郁的愁云，
现在我们愠怒地躺在黑色的泥潭里。①

① 引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七歌，朱维基先生译。

他的脑子里又闪现出另一些诗句。他记起的是里尔克的诗：

因为没有—个地方不在望着你。

你必须把你的生活改变。^①

他不禁感到有些诧异，这些在高中时读过的诗句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可如今竟清晰地映现了出来。他有记诵文学经典的天赋，在他的意识中，这些经典的词句常常如潮水般时涨时落，时隐时现，有时恰好真实地反映出他的内心活动。你必须把你的生活改变。这句诗如芒刺在背，将戴维从睡梦中唤醒。

眼下是早晨六点五十一分。

他已经起床了。对他这么个大男人来说，这间屋子委实小了点。蚊帐软塌塌地挂在那张小床板上，是当地的一家沃尔玛商店刚刚送来的，床单簇新，枕套是那种绚烂的紫色的。桌子上胡乱扔着几张纸，桌子跟床至少占去了这个狭小工作间一半的面积。除了房门，房间唯一的窗子开在靠近厨房和卫生间的地方，从那儿可以瞧见绵延数英里的屋顶和各式建筑。此时，窗外，一道暖融融的霞光挂在远处山峦的上空。一只风筝——或许是一只鸟儿——正懒洋洋地飘浮在绿色的山坡上空的气流中。他感到晨光正在迅速降临。

那阵将他从睡梦中唤醒的忧虑仍盘踞在心头，总也挥之不去，尽管没刚才那么强烈了。他隐隐约约然而又不无懊丧地意识到，自打来到中国的深圳，类似这种深刻的反思以及难以名状的无常对他的造访的确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对他来说，无知无识才是最大的喜乐，可惜这种喜乐并不总能如期而至。有的时候，痛苦和悲哀倒是一种刺激，甚至

① 引自里尔克《远古阿波罗裸躯残雕》，绿原先生译。

是一种解脱。那只鸟儿还在盘旋。那肯定是一只鸟儿，他想。风筝可没那么灵活、敏捷。现在放风筝也太早。他还记着内罗毕的那些鸟儿。在老家，你整日听见它们聒噪，可压根儿瞧不见在哪儿。在这儿呢，你瞧得见，可几乎听不到鸣叫，仿佛它们在保守着什么秘密，只悄悄地说给几位至近的好友。

四十三，他想。四十三小节^①他还记得他喜爱的拉赫马尼诺夫的这支钢琴曲。仿佛絮语，左手跟右手的交流，而左手在琴键上左右飞奔的急奏一直比右手更显得狂躁不安。就像理查德·瓦格纳那部伟大的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右手弹奏的主题从犹疑不安发展而来，终于演化成如同性高潮一般的极度亢奋。甚至是那些最优秀的钢琴演奏家，他想，也不可能将23号钢琴前奏曲中所包含的激情全部表达出来。他简直没法表达出他所感受到的。他的全部感受就是对他高声叫喊出来的诅咒。

他望着云层中正渐渐加深的玫瑰红，以及如同凝固的飞沫一般高悬于城市之上的天空。他本能地走到桌前，打开了电脑。他意识到，眼下，他内心的那股想要做些事情的欲望只能通过两种方式来满足：弹钢琴（这间寓所没钢琴），或者写作。他懒洋洋地滚动着鼠标，翻看着以前写下的一些段落。

寻觅伊始 由于公司裁员，我丢了饭碗。自从9.11之后，整个世界就翻了个个儿。美国，从前曾经是希望之乡、永恒的乐观主义的乐土，如今已变成了彻头彻尾、有增无已的怀疑一切的温床。希腊人所具有的那种宽宏大度已被罗马帝国所取代。为了不至钻进死胡同，我决定去大地的尽头，去那个在精神和经济两方面都发生

① 此处提到的作品为美籍俄罗斯作曲家拉赫马尼诺夫(Rachmaninoff, 1873—1943)的《E降大调钢琴前奏曲第23号之六》。

着变革的地方。我决定去东方,由此踏上再生之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一旦步入人生的低谷,你有三种选择:要么做你自己的使徒,要么做他人的使徒,再不然就在原来的废墟上做个心灰意冷的拾荒者。正是在这一时刻,我的内心转向了东方。去过一种自我奋斗的生活,带点儿钱,但抱着一个伟大的梦想——实在找不出比这儿更理想的聚集地了。

一个麻木不仁的人 再有一个月左右,我就到中国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随着启程日期的临近,我发现自己对周围的一切已彻底麻木了:我的房子、车子,甚至我的钢琴。我整日泡在互联网上,几乎疯狂到了不能自拔的程度,尤其关注基地组织以及有关美国警事厅光荣榜^①最近的消息。有那么多无所事事的时间,我必须将它打发掉。

如今,他又加了两段:

寻觅远方的恋人 当初,中国在我的脑子里只有个朦朦胧胧的、由人群与土地构成的图像——辽远,躲藏在意识的某个幽暗的谷底。倘若我想靠近它,希望看得更清楚些,这图像便离我而去。就像罩在玛雅人头上的面纱,我揭去这层面纱,却发现了更多的诱惑与神秘。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有滚滚的黑烟和大气污染吗?精神高尚吗?中国的女人怎样?女人嘛,自然会演绎出另一段佳话。我能找个伴侣或者女朋友吗?——或许这不合法吧?我曾在

① 美国警事厅光荣榜(the latest exploits of Police Fest USA)。“Police Fest USA”为作者自造词,“Fest”是“节日(Festival)”的缩写,意在表现美国自9.11事件之后在“法律与秩序”、“国家安全”等名义的掩护下对公民权利的肆意践踏。

奥兰多中产阶层的白人家中见过她们,各式各样的——小巧的、高挑的、健美的、丰满的,以及各种面色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这种常年的旅行其实是在寻觅远方的一位恋人。或许每一个孤身旅行者都是在寻觅自己的另一半。

Bashert(宿命) 有时,我用这个意第绪语^①词来称这位未来的恋人。外祖母经常会说:“Oy Ve.”或者说“Oy Gevalt.”意思是“噢,上帝”。可我从没听她说过“Bashert”。这个词的涵义是宿命,常常指一个人命中注定的伴侣。单身的犹太人说“他们在寻找他们的宿命”,意思是他们在寻觅那个使他们的生命得以圆满的另一半。一个读起来音韵铿锵而又意蕴深刻的字眼。

戴维从不标明这些段落的写作时间。他是想把这些文字汇集成为一条思想与印象的溪流,说不上原因,也没有什么目的。你既可以从后往前读,也可以从前往后读;既可以正着读,也可以把书倒过来读,还可以也斜着眼睛侧着读。不管怎么读,总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些意思来。方向性不过是个隐喻。目的和梦想也只是些朦胧的东西,其中又映射出另外一些朦胧的东西。

他把要发给母亲的邮件又看了一遍。他们俩定期通信,有的时候通过邮件,有的时候通过邮局。通常,他写得勤,而且写得啰里啰唆的(有时甚至还引经据典);相比之下,母亲用词简约,颇有些隐晦。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俩频频通信。

亲爱的妈妈^②:

最近,你问我为什么要来中国。或许,我的回答不够圆满。毫

① 意第绪语,现代犹太人使用的语言。

② 原文为德文(Liebe Mutter),每次给母亲写信,戴维都是这样称呼。

无疑问,不会是圆满的。我只能告诉你,我要到个新地方去。我列举了种种特殊的理由。如今,美国对我来说已经太熟悉了,要攀上那道人生的阶梯,你非得不断地去打拼才成;而且,自从9.11之后,美国普遍地滋生着一种幻灭的情绪。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美国已不再是我所熟悉的美国了。以前,这里曾是天真和乐观主义的国度;可如今,美国不仅已偏离了常轨,而且已被恐惧所控制。我怎么也接受不了。我说过,我要去异国他乡,到几乎可以说是个神秘的地方去,以便真正获得心灵的宁静,而非仅仅求得表面的稳固。可我不想把事情的经过兜底说出来。

不管怎么说,我要去个能逼着我从自身跳出来的地方。去个新地方,一个深深扎根于古老的神话与梦幻的地方。不知是否由于长久以来深受大卫·卡拉丁饰演的大片《功夫》的影响,或者是受了孔夫子的《论语》、佛教的禁欲主义,以及中国这位财神爷的蛊惑,我实在说不清是哪阵风将我吹到了这片土地上。

自从到了深圳,我对这里的人们、土地和艺术等方面有了许多发现,而最大的发现是在语言上。以前,汉语在我看来是如此的奇异和深奥难懂,是如此的繁复和绮丽,如今竟显得如此亲切,而中国已成了我的另一个故乡。

但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弄清楚。那天,我在行李中发现了一张我跟父亲的照片。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照的。我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可我知道,我想更多地了解这个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的人。我想知道你是怎么遇见他的,他又是怎样一个人,在你们离婚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意识到,有些事情是我必须知道的。

苏格拉底说:

“认识你自己。”